

严用光与惠明茶

□严慧荣

在清朝同治年间,严用光,这位才华横溢的浙江拔贡,雅峰书院的首任院长,刚刚完成了《景宁县志》的编纂工作。数月来,他日夜埋首于故纸堆中,查阅各种史料,走访乡里耆老,为的是能将景宁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详尽地记录下来。如今,县志终于编纂完成,严用光却感到身心俱疲,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枷锁束缚着。

一日,严用光听闻敕木山腰的惠明寺有超凡的惠明茶,其茶香独特,口感醇厚,能让人忘却烦恼,心生宁静。他本就对茶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时便决定暂别案头的琐碎,前往惠明寺,去寻一方宁静之地,舒缓身心。

严用光带着书童,沿着蜿蜒的鹤溪河溯流而上,青山如黛,绿水潺潺。当他们终于来到惠明寺时,寺庙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古朴而宁静。寺庙的山门庄重典雅,门上的红漆虽有些斑驳,但更增添了几分历史的沧桑感。

严用光在一位小和尚的引领下,来到禅房。不一会儿,一位年长的老僧缓缓走来。他面容和蔼,眼神中透露出智慧与祥和。老僧微笑着向严用光行礼,说道:“施主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严用光赶忙还礼,说道:“久

闻贵寺惠明茶之名,今日特来拜访,还望大师不吝赐教。”老僧笑着点点头,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罐茶叶,小心翼翼地打开。

顿时,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气扑鼻而来。严用光凑近一看,只见茶叶芽头肥壮挺直,满披银毫,色泽翠绿光润,宛如一片片翡翠。

老僧先将寺庙里的南泉山水煮沸,然后把滚烫的泉水缓缓注入茶壶。茶叶在水中翻滚、舒展,如同灵动的精灵。茶汤逐渐变得碧绿清澈,表面泛起一层淡淡的泡沫,宛如春天的湖水般波光粼粼。茶香随着热气升腾而起,弥漫在整个禅房之中。

严用光静静地看着老僧泡茶的过程,心中充满了期待。当老僧将泡好的茶递给严用光时,他轻轻端起茶盏,对着光线细细观察茶汤的色泽。然后小抿一口,茶汤在口中散开,那鲜爽清甜的滋味瞬间充满了他整个口腔,甘爽悠长,回味无穷。

“好茶!真是好茶!”严用光忍不住赞叹道。老僧微笑着说道:“这惠明茶生长在敕木山的云雾之中,吸收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再加上我们寺里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了这独特的口感和香气。”

严用光一边品茶,一边与老僧交谈。他

们从惠明茶谈到了佛法禅意,从景宁的山水人文谈到了人生的哲理。

“大师,我编纂县志数月,每日埋首于故纸堆中,虽有所得,但也时常感到困惑。不知大师能否为我指点一二?”严用光诚恳地问道。

老僧微微闭上眼睛,沉思片刻后说道:“施主编纂县志,是为了记录一方之历史,传承一方之文化,此乃善举。但在这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困惑。施主不妨将这惠明茶的道理融入其中。惠明茶生长于山间,历经风雨,方能成就其独特之品质。施主在编纂县志时,也应如这惠明茶一般,保持一颗平常心,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动,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同时,也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如同品茶一般,细细品味其中的滋味,方能有所收获。”

严用光听了老僧的话,心中豁然开朗。他意识到,自己在编纂县志的过程中,过于追求结果,而忽略了过程中的体验和感悟。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寺庙的屋顶上,将整个寺庙染成了金黄色。严用光起身告辞,老僧将他送到寺门口。

“大师,今日得与您品茶论道,让我受益

匪浅。我定将这惠明茶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景宁的文化和惠明茶的魅力。”严用光说道。

严用光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感动,离开了惠明寺。回到家中后,他的脑海中依然回荡着惠明茶的香气和老僧的话语。他拿起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惠明寺茶歌》,其中写道:

“神僧种子忘年代,灵根妙蕴先天春。
栖真庵接惠明寺,脂柯肉叶无纤尘。
滋云雾灌泉液,嫩芽初出含清真。
寒食清明都过了,采焙谷雨趁芳辰。
雀舌龙团分次第,纸封瓶贮标题新。
寺里老僧偏解事,新茗饷我笑言亲。
呼童官井汲泉煮,石乳清冷浮圆匀。
旗枪一一相排列,满瓿色味良精醇。
……

我且与茶坚久约,名山空谷长此藏奇珍。”

此后,严用光时常回忆起在惠明寺的那段经历。他将惠明茶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融入到了更多的作品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景宁的惠明茶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而他与惠明茶的这段缘分,也成为了景宁文化史上一段佳话,流传至今。



惠明茶采摘

春间田事

□任惜春

暮春,空气中飘浮着新翻泥土的气息,蕴满着花草的芬芳。这时节,是月季与牡丹争宠的时候,那一团团、一簇簇肆意怒放的姿势足以显示它们欲将孕育多时的激情喷薄而出。不过,白色的绣球花也不甘示弱地摇曳枝头,惹得你不得不佩服它的唯美与纯净。

在这日渐和煦的天气里,人们忙着犁田、刨田埂、播撒谷种。牛儿也开启了忙碌不休的模式。“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它们的主人这时已不允许它们将过多的时间花在对绿草的细嚼慢咽上,尽管这时节是绿草最肥美的季节。

主人为了使它们更有力气投入劳动,不仅给它们备足了鲜嫩的草莽,还专门给添加了米汤浸泡的番薯丝。在一年一度的春耕中,毕竟一头牛顶得上十几个劳力啊!经驯化的牛会很乖地配合人们完成它们肩负的使命。初长成的牛犊即使是桀骜不驯,也要被鲜血淋漓地刺穿鼻子,扣上沉重的犁头。

主人“狠心”地拉紧满是鲜血的鼻绳,用

粗粗的鞭子抽打它们,“逼迫”它们能够顺从地劳作。不用说,主人的鞭子也沉重地打在自己的心坎上,毕竟是自己亲手喂养大的知人性的牲畜呀!驯服了的牛犊则是个猛力的好帮手,成了主人青睐的宝贝。

田犁了,则要重做田埂了。锄去田埂上的杂草,往田埂填上一层厚厚的稀泥,用宽大的平锄分别从正面、两个侧面将其刨平,使其成梯形状。农人们的几下推拉便呈现一条新田埂,那娴熟的技巧甬提让你有多佩服了。

在等稻苗初长的日子里,得抓紧时机给田里上肥。那时很少有化肥,只是踩下一层嫩嫩的杂树叶。干这道活儿俗称“踏柴叶”。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地道的环保做法:将鲜嫩的树叶踩入稀泥里,经自然腐烂化为有机肥。

所有的田都要踩入这“肥料”,在很短的时间内干完这道程序,需要较多的人力投入。于是我们这等小毛孩也被派上用场了。有这种“柴叶”的山几乎是传统的那几座小

山,这些山上的植物每年均遭割一茬,因此长得极低矮,嫩嫩的矮状的杂树极易让我们用草刀割下那一茬茬肥嫩的“柴叶”。

将“柴叶”挑回田间,摆家家式地将它们一把一把均匀地铺放在田里。“踏柴叶”便演绎成了一种游戏式的乐趣:暖暖的田水,细滑的田泥,裸露的小脚,肥嫩的柴叶,欲将柴叶踩入稀泥,先中间后两头,然后擎上整个人……

这时,没膝的田水惹得你小腿痒痒,细滑的田泥惹得你趾缝痒痒,“柴叶”也不失时机地招惹一下你裹括了一整冬的小脚板……这痒痒的、酥酥的、麻麻的感觉,一如鲜绿的“柴叶”惹你养眼般舒畅。

此时的稻苗是见风就长,撒下没几天功夫,便钻出细细的尖脑袋,探出水面浮现一抹浅绿色。近看,可以清晰地看到底下一颗颗饱满的谷粒。没过几天,便褪了稚弱,成绿油油的一片了。那整片整片的稻苗随春风摇摆,齐刷刷地滚起层层绿浪,送来一阵阵潮湿的、馥郁的、带着青草腥味的香气……

很快地,便到了稻苗“分家落户”的时候了。在大人的指导和示范下,半大不小的我们开始尝试着帮忙拔秧苗。傍在大人旁,学着连根拔起,一小撮一小撮地拔,生怕弄断或弄伤它们,小手盛不下了,递给旁边的大人。

大人则是神速地大把大把地拔,待满手了,极其熟练地分成两把,在泥水里晃荡几下就涤尽了根部的淤泥,然后将两把交叉叠放,腾出右手抽根腰间的稻草将其绕上一圈,打个活结,来一个优美的抛物线,将整把稻苗甩往田埂……

紧接着的插田这活便成了大人的事。看着他们能够随稻田的形状形成或笔直或弧形或弯转自如的秧行,这绝活般的技巧让你不得不打心里佩服他们。

直到如今,我仍觉得这些田事温暖着我:沐着春阳,浴着春风,用好奇、羡慕的眼光搜索着一些关乎白米饭的农事,能够给负重的大人干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难道不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幸福吗?